

金庸武侠精采人物系列

上

劍

魔

独孤求败

金庸 著

出版说明

本书乃“金庸第一续家”令狐庸先生继《风流老顽童》之后又一部续金庸力作。

独孤求败乃读者熟知的《笑傲江湖》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世高人，以神奇的“独孤九剑”在读者心中留下一道神秘莫测的光环。鉴于此，令狐庸先生穷三年之力，循金庸思路，抉隐发微，终以雄浑的大师笔力再现了这位旷世大侠谜一般的身世，圆了万万千千读者的“追星之梦”。

大侠黄裳荒冢托孤却因孤儿被劫而神秘失踪。五年后，一位自称“独孤”的少年只身行道，他以自悟的剑术及独门暗器银鱼镖神技名动江湖……

为寻得“天下第一美人”，鸣凤庄上，独孤被风华绝代的公冶红计困香床；脱身后又误中采花大盗“青山”“绿水”淫毒，被奇女香姑劫入深山，得窥香姑裸身沐浴而险些丧命；春宫古洞中，在“笑魔”的魔法下与风流女子肌肤相亲，其后又被“毒魔”孙女雪儿舍命逼爱，双双落入女淫魔毒姑的淫窟，后历经“天堂”和“地狱”斩夺毒龙，以一把玄铁剑杀出“九宫阵”……

独孤九死一生，在“药仙”和“隐身菩萨”指点下，大败“剑魔”“毒魔”，全国第一高手完颜伤，血战溶岩岛，诛

灭“死神”……历尽无边色劫杀劫，独孤终成第一剑道高手。但他立刻感受到“由色而空”“高处不胜寒”的孤寂，遍天下苦求一败，终不可得，乃偕雕归隐林下，被后世武林尊奉为“独孤求败”。

本书色彩绚丽，故事奇婉，其调仇、幽默、诗情画意比之《风流老顽童》又不知高处几许。不仅独孤盖世风采超凡脱俗，就连雪儿、白马、羊舌之、笑魔、洪七等陪衬人物亦各各维妙维肖。因作者有意填补《神雕》《射雕》之情节空白，对欧阳锋、洪七公等泰山北斗人物青年风采均有详细描写，其中“欧阳锋铄羽”、“洪七断指”、“黄药仙钟情”等精采章节如同金声玉振，雪儿、香姑、公冶红等几位各擅风情的美女同独孤之间的生死情缘，写得哀婉美丽之极。至于洪七公同独孤之间义薄云天的男儿情谊，更是一曲响遏行云的绝唱。

真是：狗尾续书千千万，金猪唯有令狐庸。

〔吉〕新登字 08 字



那孤儿用手捂住伤口，强自忍痛对黄裳说：“那你要问我什么，我都告诉你，只要你不要去死，让我死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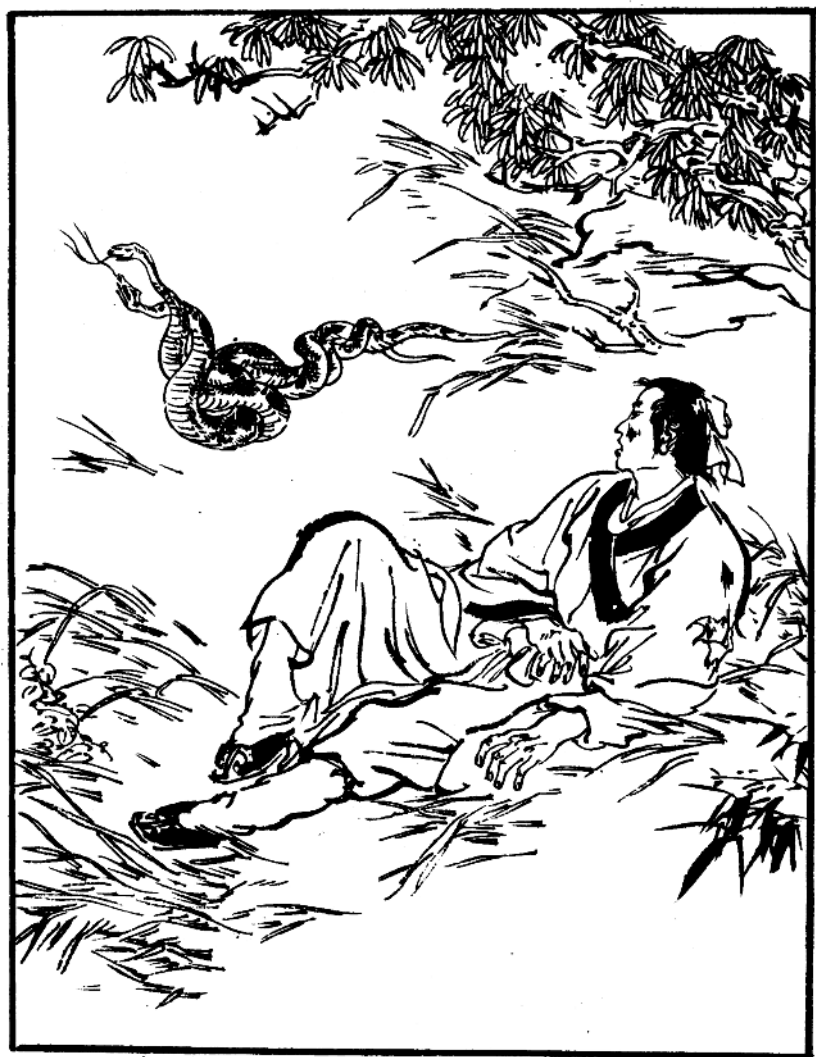
公冶红道：“天下凡来此处的男子，见了我没有不想要我的。”欧阳锋在一旁大笑起来



夏香脸色更红，嗔道：“死鬼，你怎么不脱？”先前那女子则向独孤一笑道：“脱就脱。”真的将外面的紫衣脱了，胸脯顿时显了出来



那女子忘情地在溪水中洗着，独孤忘了自己是个男子，
竟然看得痴了



那毒蛇非但没有向他进攻,也没有向他示威,而是点了点头。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痛香魂黄裳托孤 | (1) |
| 第二章 | 美女庄前风流客 | (27) |
| 第三章 | 欧阳锋初出江湖 | (55) |
| 第四章 | 香风艳阵血如海 | (83) |
| 第五章 | 阴阳阵前决生死 | (108) |
| 第六章 | 巨魔手下逃一命 | (130) |
| 第七章 | 误中淫毒识娇娃 | (153) |
| 第八章 | 阴阳交合悟奇功 | (179) |
| 第九章 | 丽人相陪独孤客 | (202) |
| 第十章 | 凶劫险谋侠女心 | (227) |
| 第十一章 | 众女拱郎饮血贼 | (249) |
| 第十二章 | 痴女心伤剑有灵 | (278) |
| 第十三章 | 杖败勾魂遇神丐 | (299) |
| 第十四章 | 洪七巧夺打狗棒 | (325) |

第十五章	辣女吃醋侠士情	(350)
第十六章	春宫床上逢笑魔	(375)
第十七章	春宫洞前腥风起	(400)
第十八章	色劫重重侠魔战	(423)
第十九章	白雕相随江湖路	(446)
第二十章	淫教地狱情侣难	(469)
第二十一章	圣洁淫邪两姊妹	(491)
第二十二章	洪七公夺刀断指	(513)
第二十三章	隐身菩萨显神威	(536)
第二十四章	黄药师驾梦重温	(560)
第二十五章	独孤重剑会毒魔	(584)
第二十六章	剑魔血战日月教	(608)
第二十七章	奇门五行斗风雷	(631)
第二十八章	白衣少女迷侠士	(656)
第二十九章	剑魔战败离魂岛	(680)
第三十章	独孤求败美名传	(705)
后记		(739)

第一章 痛香魂黄裳托孤

时当中秋，明月皎洁，一名神情落落寞的的中年儒士，踏着落叶，披着月光，一步一步向临安城外一座土岗上行来。

土岗上竖着一块墓碑，碑后是一坟冢，几株松树稀稀落落地布在土岗周围。

中年儒士走到土岗上来，看到墓碑及坟冢，神情更显黯然，他不由自主地轻叹一口气，径直走到碑前席地而坐。

他伸出手，用手指一字一字地将墓碑上的字擦干净。碑虽是木碑，但用极为坚硬细质的枣木刻成，因此碑上的字迹仍是那般遒劲、滑润，有如刻在大理石上的一般。

中年儒士忽然轻轻地咦了一声，那顺着碑上字迹滑动的手慢慢地停住了，两眼直直地看着枣木碑下的几枝鲜花。

这几枝鲜花显然是有人刚刚放上去的。他最初没有发现，只是因为月光之下他以为那花是从墓旁长出来的，及到伸手轻抚墓碑，才看得清楚，那花是从别处折来，分明不是从土中长出的。

他捡起一枝，花茎断处，渗出细密的水珠，在月光照

映之下闪闪发亮，他拿着鲜花的手不由得轻轻地一抖，有一滴露水，便在他的一抖之下从花瓣上掉了下来。

中年儒士更惊，双目蓦然之间暴射精光，电光石火一般地向土岗周围扫了一圈。马上，他的全身顿即处于一种极为松弛的状态，两手伸出来，把那几枝鲜花拢到一处，作为一束，端端正正地放在墓碑前面。他做这个动作时缓慢而柔和，好似没有做动作，一直都在停顿，又好似一直都在动，一刻也没有停留，但无论动是不动，在旁边看来，他好似一下子老了十岁、二十岁，一个简单的动作他好似永远也做不完了。

终于，他的身后轻轻地落下一人，好似一叶落地，又好似一片树叶被风吹得滚动了一下。但中年儒士开始慢慢地转过身来。他的动作虽然极为缓慢，但从放花到转身根本就是一个动作，没有任何间断。

现在，他们面对面了，中年儒士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

他的对面站着一个道士，五十开外年纪，两手空空，道袍轻轻地荡来荡去。树叶没有一丝响动，但那道士的道袍有如鬼魅一般地轻轻飘荡着，显然内功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

中年儒士的灰色长袍却静静地垂着。

道士开口道：“黄裳，都说你的武功已臻化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连给亡灵献花这样的事情也做得滴水不漏。”

中年儒士看着那道士，没有开口。

道士言道：“贫道一生从不逆天背道之事，今日特来向你讨教功夫，还望黄大总管给个面子。”说这句话时，道士的袍子一直荡着，脚下微微向右挪了一步。

中年儒士向右瞟了一眼，那是他下岗的路径。他又向土岗周围飞快地扫了一眼，土岗周围的山石和树木对他来说不能成为任何障碍，但他的脸色忽然在这一瞥之间由漠然变得凝重，接着又变得狂傲万分，好似帝王君临阵前。他轻声言道：“我可以同你比武，如果我所料不错，你就是魔教的教外尊道乾阳道人，能够向你讨教，亦是我黄某人的宿愿，只是今天不行，我们可否另外再约时间地点？”

道士言道：“为何今天不行，此地不行？”

儒士道：“我不想打扰墓碑后面的人。”

道士微微笑了，道：“和你想的不一样。我说过，我从不逆天背道之事，我要和你在这里比武，正是遵从了我的原则。”

儒士道：“我不明白。”他的话声一直很轻，但极为清楚地每个字都送入那道士的耳中，好似话只是对他一个人说的，更好似怕惊醒了沉睡中的墓中人。

道士仍是微微笑道：“都传黄裳聪明过人，四万八千类道统倒背如流，我想这样的小事不会不明白。”

黄裳又是默不作声地注视着道士。

道士仍是微笑着，看着黄裳，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于是说道：“那墓中的人不是与你有着不尽的情爱么？你们不是说过要同赴黄泉么？她不是十年之前的中秋月圆时玉陨

香消在这土岗上的么？我选中这个地方，正是为了顺应天意，顺应你的意愿，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

黄裳神色顿即黯然，虽然仍是那么漠然无语，但已不若先前那般站得稳了，开始有点微微摇晃，那一直贴身垂着不动的灰袍此时也微微地飘动起来。

道士的脸上笑意更浓，盯着黄裳的脸，好似自言自语似的继续说道：“她孤寂地在地下等了十年，那与她信誓旦旦的人却仍然活在世上，虽然每到中秋前来墓前凭吊一时半刻，却是片言只字也没有留下，看来只能理解为那青誓的人是至高无上的道而活着了……”

黄裳晃动更烈了。那道士的左手已经慢慢地抬了起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紧地盯着黄裳，就在这时，山道上传来一个少年的话声和一个青年女子的噤声。少年不明白青年女子为何不让他说话，青年女子尚来不及回答，那少年已是惨呼出声，摔倒在地，那青年女子更是惊呼出声。

乾阳道人纵身而起，挥掌便向黄裳拍落，但仍是稍迟了一步。黄裳听到少年的话声、惨呼声时已然惊觉，从那般迷茫的状态中惊觉过来，双目暴射精光，一扫适才的黯然之色，这时恰好乾阳道人的掌已拍到了。黄裳顿觉周围三丈之内压力大增，躲闪不及，急忙双掌向下一按又向上一翻迎了上去，顿时之间哧哧之声不绝，更有一种尖厉的啸声掺杂其间，但见树冠之上，山石之后在这一瞬之间飞出了不知多少暗器，齐向黄裳的周身要穴打去。

眼见上有乾阳道人刚猛之极的掌力，周身有数不尽的

暗器袭来，黄裳若是挥掌隔暗器，势必命丧乾阳道人掌下，若是仍然用双掌迎上乾阳道人，周身势必被诸般暗器打中。当此之际，乾阳道人为了防他纵起避过暗器。更在双掌之上运了十二层力道，登时脸色紫涨，双掌在月光映照之下灿灿生辉。

猛然间黄裳那一直垂着不动的灰色长袍顿然向外涨起，黄裳双掌仍是向上迎击乾阳道人的双掌，身体却在这一瞬之间急速一旋。

但听得轰然一声巨响，紧接着是诸般暗器被打飞的怪啸之声，树冠上有人摔了下来，石后更有人惨声低呼，各种暗器被反击回去击在石上，火星迸溅，鸣声良久不绝。

乾阳道人被黄裳一掌震得飞了出去，足足飞出了五丈远近，空中一个转身稳稳地立在地上，脸上刚欲露出得意的笑容，却忽然好似被谁推了一下，站立不稳，猛地向后退了两步，却仍是没有站稳，又退了三步，才稳稳地站定了，脸色顿即惨白，没有了半分得意之色。

黄裳仍是那么神情漠然地站着，月光照在他的灰袍上面，圣洁而诡异，使他显得那么庄严难犯，投在地上的影子也凝住了一般一动不动。

空气好似顿时凝住了，没有半点声息。突然土岗下传来那青年女子的呼叫声，那声音急切之间略带悲音，虽是中秋月明之夜，却仍是让人听得汗毛直竖。

黄裳嗯了一声。

乾阳道人的脸色在惨白之中又透出一丝欣悦，但随即

这一丝欣悦之色又熄灭了。从黄裳的轻轻的嗯声中，谁都听得出他受了伤。但显然并不是乾阳道人的掌力伤了他。

黄裳看也不看乾阳道人，左手伸到背后，从右肩上拔下了一枚暗器，在月光下仔细看着，暗器在月光之下晶莹闪亮，鱼形、银质，三寸余长短，显然并没有喂毒。黄裳看了暗器，略略舒了口气，觉得肩上的伤处虽极是疼痛，却并无麻痒之感，不觉地心中一宽，但转而又即一沉。

乾阳道人掌力无匹，显见是一劲敌，而这发射鱼镖之人内力可想而知，今番定然是凶多吉少了。

黄裳向乱石之中扫了一眼，淡淡地说道：“都出来吧。”

一阵沉寂，猛然之间哧的一声响，乱石之后又射出了一枚暗器。黄裳一惊，忽觉不对，那暗器分明是射向土岗旁那青年女子的，而不是射向他。

但就在这一瞬之间，那暗器已飞临那女子身侧，眼见就要钉在那女子身上，猛听得两声刺耳之极的尖啸之声，黄裳手中的银鱼镖射了出去，后发先至，向那枚射向青年女子的暗器追了过去。同时乱石之后亦有一枚银鱼镖也是激射而出，带着啸声亦是向那女子飞去。

黄裳痛悔万分，那鱼镖在他用无上神功的反击之下尚且射入他肩上几近二寸，怎么自己可以这般的掉以轻心，用手中的鱼镖对付一枚普通的暗器，眼下这枚鱼镖是无论如何要取那女子性命的了。

那女子听到暗器之声，抬头之间，三枚暗器已然同时飞到近前，顿时吓得花容失色，浑然忘了闪避，怔在当场。

但听得“啪”的一声脆响，三枚暗器居然在这一瞬间撞到了一起，两枚鱼镖在这一撞之际分落在女子脚旁两侧，那枚先前射向女子的暗器却被两枚鱼镖击得粉碎，已经不知到底是何种暗器了。

黄裳舒了一口气，却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发射鱼镖之人显然是一个武功极高之人，先是射伤了自己，又反过来相助自己救那女子。当此强敌环侍之际，也不容黄裳细想，他也无暇细想。见那女子无恙，黄裳忽然转身向那墓碑跪了下去。他的这一举动，顿使在场之人皆惊，那受了惊吓的女子此时也疑惑地看着他。

黄裳跪在那里，好似浑然忘了周围的敌人，脸上又现出了那般伤痛欲绝之色，轻声言道：“婉儿，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答应过你的，不再杀人了，可是我今天却非得当着你的面杀人，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待我办成了大事，定来与你相伴，你要耐心地等着我……”

忽听一个女子的声音道：“你不要再骗她了！”

众人闻言都是一惊，齐把目光投注在那女子身上。

黄裳亦愕然回首，慢慢地站了起来，看着那青年女子。

众人这才看得清楚，原来这女子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姑娘。虽在月光之下，但她的艳美却仍有一股迫人的力量，让人不敢久视。

乱石之后悄无声息地走出了七八个人，都是面上蒙着黑布。树冠之上亦是跃下了四人。众人各选方位站定了，将黄裳及那女子围在核心。